

〔日〕中河与一 著

孟英 译

李景芳 校

魂系天国



上海远东出版社

魂系天国

〔日〕中河与一 著

孟 英 译

李 景 芳 校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沪新登字114号

中河与一

天の夕顔

新潮社·平成三年七十一刷

根据东京新潮社1991年第71版译出

魂系天国

〔日〕中河与一著

孟 英译

李 景 芳校

上海远东出版社

(原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53,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4-870-8

I·154 定价: 4.30元

一本名著。一位身残志
坚的译者。一段中日友好
的佳话——弥足珍贵

邓朴方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



译者孟英(左)与日本导师池田久顺先生合影

序

中河与一

「天の御子」は一九二四年の「日本評論」の創刊号に発表せられた作品
 である。発表は一時の世評は餘り大に高く、永井荷風風
 が「ゴッローの如く、ミューゼの如く、世評の告白、この二篇に匹敵す
 る名篇を得る心地あり、また故に「中河与一」の語を比較
 するものも、不意に「中河与一」の語を知りしもの、
 曲中の最後の語、かたまりの「中河与一」の語、心地を相成る
 主人公が世風の柔弱な子にあり、創造の修め、
 ありたる人形たるを最も「中河与一」の語、これあり故に「中河

原作者中河与一先生为中译本所作序手稿(部分)

序 文

《魂系天国》最早刊登在杂志《日本评论》上，时间是1939年1月。发表之初，社会的评价颇不乐观，然而永井荷风先生给我来信赞扬这本小说以后，终于使它受到了舆论的关注。

信中这样写道：“我看这本小说时，就觉得比得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缪塞的《世纪的坦白》，又感到比得上二叶亭的《浮云》，并且不知为什么，我好像又听到了歌剧《德利斯坦》的最后场面那悲哀的旋律。我衷心佩服主人公不是当今柔弱的青年，而是既学会剑道，又像禅僧的人物。我还非常高兴地看到小说全篇都带有浓郁的日本风味。”

此后，小说被新潮社和角川书店列入丛书出版，成为永久性的畅销书。1953年法国作家加缪给我来信赞扬

了这本书，此后它又被译成了英、法、德和西班牙语，获得了世界的好评。

特别是小说的尾声部分，主人公向天上鸣放焰花要和死者联系，借以寄托生者的思念和爱恋，这样的构思是巧妙而新颖的。这本小说告诉读者，忍耐、勇气、无限的可能性和超越于金钱的纯粹的爱。

这回中国南宁的残疾青年孟英小姐克服了失去双臂这样肉体上的极大不自由，花了3年的时间翻译此书，又由广西大学李景芳女士和广西大学原日本语专家池田久顺先生作了校订，出版中文译本，这是作为原作者非常光荣的事情。

最后，这次出版如能引起中国青年读者的一些反响，将会使我感到无比喜悦。

中河与一

1991.10

魂系天国

痴情人间儿，
孤立呆视苍穹间，
爱人不下凡。

——和泉式部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9
第四章	55
第五章	72
第六章	101
附录	111

中河与一先生简历

遥远的南宁(池田久顺)

有关孟英的新闻报道(照片)

第一章

这个故事也许大家难以置信。我也情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相信一事是何等的不易啊。然而，我还是想请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个唯我坚信不疑，且差不多到了狂热地步而又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

我为了这个梦幻豁出了自己的一生。我降临到这个世上就意味着这个梦幻，这个悲切的愿望将永远伴随着我孤独的生涯。也许大家会讥讽我愚蠢，嘲笑我徒劳，然而，这只不过是现代意识罢了。它对我说来，全然算不了什么。是的，我身置于当今的世上，却在走着一一条似乎与现代新潮极不相符且又最不堪忍受的孤独之路。

第一次见到她正值我还在京都的一所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当时她的身影，其实也不过是背影时常在我眼前时隐时现，当然，我并不觉得她特别美。然而，她的身影时常在我留宿的家庭旅馆房间对面若现若息。她跟我寄宿的旅馆的房东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不久，我才得知她就是房东的女儿，现已成婚，已是为人之妻。

一天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安时，顺便向我闲聊起了她丈夫现在在国外，她唯一的亲人——母亲，或许不久也将永远离她而去等等家常，随后就回去了。记得在言谈中还流露出某种向我申诉似的悲哀。

我虽然知道她母亲也就是我的女房东正在住院，可不知病情有如此严重。

几天以后她母亲就病故了。出葬那天，只见她身着黑孝服，哭泣着跟在母亲的葬列中。在短短的几天内，预想不到的事情接踵而来，一切都让人觉得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出殡的头天晚上，我也一起参加了守灵。记得那天晚上夜深之后，她的独生子便一头倒在座垫上睡着了。她的叔母见此状就将另一个座垫哧地盖在他幼小的身体上。此时，这个看上去形状酷似馒头的孩子就愈发显得格外可怜。

受她邀请，我还去参加了她母亲的七七祭日。可我感到那种集会对我来说总觉得不太合适，因此，不一会儿我就走了。于是，过后我收到了一份供糕和一封礼节性的回信。她在信中写到，感谢我不像个局外人，在她母亲住院时曾去看望以及这两天给了她诸多帮忙等等。信中的字体很俊秀，文笔也十分流畅。

那时，我虽已从原旅馆搬到了神乐之丘附近的一个熟人家里。可不知何故，这封看上去泛泛无味的信却让我高兴得难以抑制。这也许是自己的所为里含有单纯行善的缘故吧。可我过后才意识到，实际上再没有比这可怕的恶魔更容易缠人了。

（二）我想象着她那悲伤的心情以及其

它许许多多，便立即提笔给她写了回信。

于是，她又来信说：母亲生前总是夸奖您。还写道：以后思念母亲时再上您那儿去，届时我们再见面吧。

然而，我们却没见面。实话说，虽然我和友人在一起时，常把颓废一词流露出来，实际上，我是一个执意抵制颓废的青年。不久，我找了个机会用邮寄方式从她那儿借了本书。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学天体物理的学生，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因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觉得女性所喜爱的文学充满着深奥而美妙的意境。

那是本翻译小说，名叫《安娜·卡列尼娜》，我看着看着，正好在看到安娜从雪国的列车上下来，用不幸的可又是世界上最最充满喜悦的方式与乌伦斯基见面的那一页里，发现了一张小小的名片。

其实与其说是名片，不如说是一张小小的纸片，这或许更恰当些。我无意中朝那张只有普通名片一半来大的小

纸片上瞥了一眼，只见上面写着一行蝇头小字：很想见到你。

虽然那不是特意寄给我的，可我却反复看了好几次。

不料，在我第二次借来的《包法利夫人》一书里，竟也夹有一张这样的书笺。上面写有一首高内侍的和歌。

情深誓信若难存
妾愿今宵化香魂

这是她寄给谁的？还是谁寄给她的？或是她寄给我的？我再三寻思后觉得，总而言之，这决不会是寄给我的。甚至还想过这也许并非想寄给谁而只是她随意写写而已，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知道其含意。只是当我一想到书笺上所描写的一种无法形容的感情时，就倍感书笺的典雅。以至我也想在这张纸片的背面随意写上些什么。

就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可后来我因遇到了一些不快之事，便很久没给她去信了。

于是，她来信说：我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隔阂？若真那样的话，请您坦率说出，因为我不能容忍您我之间存在任何心灵上的隔阂。

为了领会这封信的含意，我冥思苦想了许久，但最后还是不知如何理解才好。于是，我给她去信询问，希望她能告知信中的含意。过后她回信说，我也正好有事要到您那边去，咱们见面再谈吧。

时值6月底，火红玲巧的石榴花点缀着片片绿叶，我正忙于准备应考的时候，她来了。说是从王禅寺回来顺便上我这儿来。王禅寺是她以前参禅的地方，又是最近收存她母亲遗骨的场所。

当时正巧赶上吃晚饭的时间。我邀她一同前往，她得知后，立刻显得很不安，到最后她还是决意在家等我，还说想向我借本书，以打发等待的无聊。记得我当时不知该借什么书给她才好，最后才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了一本幼稚的文学书。

当我用餐回来时，她十分高兴地站

了起来，再次寒暄过后又曲膝跪坐在座垫上。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她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您脸色不太好啊。”

听我这么一问，稍许，她试图辩解地说道：

“在出来的路上，我把红宝石弄丢了。”

“太可惜了。”

“不过，也没啥要紧的。”

尔后，她拿出一筐樱桃给我，说是礼物，完了边说话边把手帕翻来覆去地搓揉着。那天她对我说，她的婚姻并非不幸，只是在丈夫起程留洋的翌日，她收拾整理丈夫的遗留物时，忽然发现一本日记，一看内文，才知道丈夫曾经爱过别的女人，且由于那女人至今纠缠不放，所以才决定到国外去，以摆脱感情上的痛苦。

用她的话来说，她丈夫的留洋也是出于对她的爱，然而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为此事苦恼烦闷。虽然她曾给国外的丈夫写信提过此事，但也许正因触动此